

怀念平遥

今天,全国大面积高温,看着火辣辣的太阳,不由让人怀念冬天的美好,更令我想起了一场新雪刚刚装点过的平遥古城,与满街的红灯笼交相呼应,情趣盎然。

大红灯笼高高挂

说实话我是更喜欢平遥的夜,恰巧这次第一脚踏进古城正是傍晚时分。

入夜的古城,已是四处“大红灯笼高高挂”,老街上的人悠哉自在地闲逛着。与城市里的霓虹灯不同,平遥的夜色被各种各样的灯笼映照着,柔软而温和。

大红灯笼是中国人过年的符号,更是晋商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。走进这座有着2800多年历史的古城,在历史与现实的恍惚交织中,穿越感骤然而生。现代化的气息被高耸的城墙屏蔽在古城之外。

因为不是第一次来,夜色中的市楼璀璨晶莹,三重檐歇山顶仿若玻璃造就,远远对视有种老友重逢的感觉。由于古城有建筑高不过市楼的规矩,所以它独自傲然伫立在古城正中,任由往来的人们在它身下穿梭,形成平遥夜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走在熙熙攘攘的南大街上,两侧是明清式老建筑,残缺的砖墙、拱形的大门,各家门上都贴着春联。平素喜欢书法的老公意外地留意到,联中用得最多的并不是“财”字,而是“喜”和“福”。横批也很少见什么“招财进宝”而是多见“厚德载物”之类的圣贤经典。我们不禁为这一晋商发祥地的智慧与薪火传承而叫绝。

栉比鳞次的精巧院落,庄重淳朴的街面,厚实牢固的围墙,这一切,都昭示着平遥古城源远流长而独具特色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理念。

主街两侧的胡同显得寂静无声,地上积着雪,几行杂乱的脚印,高处青砖和瓦砾上覆盖着厚雪,是未触碰过的完整和松软。陈年的砖墙剥落露出了泥瓦,歪斜的烟囱,斑驳的木门上倒贴着大红“福”字。时有老树的枝杈,斜斜地伸出墙头,让人觉得它天生就该长在这里。有讲究的人家,还在树干上贴有“根深叶茂”或“硕果累累”的字幅。

最有意思的是,好多商户的窗台上,都摆放着一块用大红纸包裹的上好的煤块。我疑惑不解地跟当地人请教,才闹明白:煤即“火”,寓意红红火火,这也许是山西这一煤炭大省独有的习俗吧。



睡在民俗土炕上

尽管离元宵节还有两天,但我们是幸运的,所有的“热闹”都赶上了。

舞龙、舞狮、背棍、抛绣球、抬花轿……都是平遥“社火节”必不可少的项目。对于外地人来说,其中的背棍表演最特别,首先要挑选俊秀男女孩童,为他们精心打扮后,把他们绑在铁棍上端,下端则绑在强壮的男子背上。表演开始后,背棍者根据背上孩童扮演的戏剧故事及人物,配合锣鼓点,迈出各种舞蹈步伐。当地人有一种说法:上过背棍的女孩子长大后好出嫁。所以尽管大冷天,当地没有哪个父母不愿意孩子上背棍的。

古城的“年”,精彩一个接一个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在平遥县署旧址内看到的,真人剧“县太爷升堂断案”,明镜高悬,威武无比。真有点包青天复活的味道。

游览中,不时有浓妆艳抹、穿着古装的宫女排着队,摇摆着婀娜的身姿从身边经过。又或是坐着八抬大轿的县太爷,鸣锣开道的衙役,摇着折扇的师爷,举着杀威棒的捕快,“咣咣”的锣声震得人耳朵疼。徜徉其间,游人纷纷搔首弄姿留影拍照,我们三口也不例外。

热闹是属于游人的,古城的当地人早已熟视无睹。因为他们早已习惯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自古至今,古城固若金汤,五脏俱全。人们生老病

死都不用出城,一辈子就见这些人。没有欲望,不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对于那些憧憬铁轨另一头的古城年轻人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上火车,去追求电视里的远方。

古城的客栈晚上比白天更有味道。酒幌迎风招展,等待风尘仆仆的旅人歇脚。跨过高高的门槛,庭院深深,红灯笼依然亮着,却照不清人影,模糊地映着红彤彤的春联、福字,影子在墙上摇摇晃晃。让人不禁想象,屋里头必是热气腾腾的整鸡、整鸭、年猪、饺子……一家老小围炉夜话,男人们都喝高了,女人们张罗着菜,老人们回忆着往事,年轻人憧憬着来年。

客栈多是民俗风格,我们当然选择的是睡土炕,炕前的月亮门半垂着朦胧的纱幔,最里面叠放着大红大绿的传统锦被,还有绣花的荞麦皮枕头。墙上古代四大美女图,窗棂上是大红剪纸窗花,屋顶式样别致的宫灯,墙角古色古香的几案,恍若梦回千百年前。已读初二的儿子在炕桌旁,盘腿而坐,煞有介事地写起残余的寒假作业。我和爱人沏上一壶老普洱,烛光映在两个杯盏中。其实,幸福就这么简单。

中国的节日大多是从土地中生发出来的,与自然节气息息相关。脱离了土地的城市,人们置办年货、洒扫房院的习惯没有改变。然而,难免别样的萧散清简,代表着仪式感的爆竹烟火也在空气保护的难题面前日渐式微了。

我们在平遥的大土炕上,得到了补偿。

(刘润霞)

信阳新闻网
www.xynews.com.cn

信阳 2015
新闻网

触屏版

手机客户端 (Android/ios)

拿出手机
快来扫一扫!